

哥窑與弟窑



徐淵若 著

江興祐 整理

西冷印社出版社

哥窑與弟窑

徐淵若 著 江興祐 整理

西泠印社出版社

哥窑与弟窑 徐渊若 著 江興祐 整理

出 品 人 江 吟
責 任 編 輯 侯 輝
責 任 出 版 李 兵
裝 帡 設 計 王 欣
出 版 發 行 西冷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廣場32號E區5樓
郵 政 編 號 310014
印 刷 地 址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製 印 刷 地 址 杭州如一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版 本 尺 寸 787mm×1092mm 1/16
編 號 00001-3 000
次 張 10點|1H
價 数 00001-3 000
冊 本 ISBN 978-7-5508-1070-9
印 刷 地 址 二〇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前言

龍泉青瓷的生產有着悠久的歷史。它始於三國兩晉，在南宋時達到鼎盛，其中尤以哥窑與弟窑的產品享譽中外。哥窑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弟窑則為民窑之巨擘，它們在我國青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自明代中期以來，人們談論宋代龍泉窑，往往以『哥窑』『弟窑』取而代之。明代文獻像《格古要論》《遵生八箋》《七修類稿》《天工開物》以及清代文獻如《博物要覽》《陶說》《文房肆考》《景德鎮陶錄》等等都稱哥窑與弟窑為宋代名窑。然而，上述文獻在提及哥窑與弟窑時，往往片言隻語，語焉不詳，使人難窺全貌。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由龍吟書屋出版發行的《哥窑與弟窑》一書，第一次對哥窑與弟窑作了系統的專題研究，是迄今為止有關哥窑與弟窑不可多得的文獻。

《哥窑與弟窑》，徐淵若著。徐淵若，江蘇江陰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農村經濟考察專員，兼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一九三六年任浙江省建設廳技正，一九四〇年隨建設廳遷到龍泉，並於一九四三年二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任龍泉縣長之職。

一九四三年一月，龍泉縣成立了修志館。徐淵若到任後，『暇與邑紳談修志，咸以為哥窑於我國文化史上放一異彩，而邑乘所載，寥寥數則，殊未足贍考古者之渴望，似應另輯專章，以存文獻』，於是『着手親炙瓷片，翻閱載籍，並與斯道之權威相往來』。一九四四年秋

天，徐淵若經過琉田（大窑所在地），親歷窑址，又遍觀藏家珍品。回縣衙後，他便產生『撰述成章為修志作一準備之意』，從十一月十二日夜裏動筆寫作，到二十二日脫稿，歷時十一天。此書撰寫的目的，在於『用備史館之採擇，兼供同好之參考』。有趣的是，由於多種原因，修志館並未編纂出新的縣志，而『為修志作一準備』的《哥窑與弟窑》一書，卻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國內外陶瓷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青睞，其價值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目。

《哥窑與弟窑》設有『概說』『哥弟窑之研究』『隨筆』三章文字，另有附錄『龍泉青瓷圖錄』和『參考書目錄』。就文字部分而論，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此書廣徵博引，資料豐富。在這本數萬字的書稿中，作者除了『參考書目錄』所羅列的十七種著述外，尚引用了《典略》《格古要論》《五雜俎》《通雅》《春風堂隨筆》《博物要覽》《稗史類編》《飲流齋說瓷》《妮古錄》等二十多種著述，共計引徵他人著作達四十餘種。其次，作者注重對窑址的實地考察，重視對地下出土瓷片的研判。無論是斷定哥窑與弟窑產品的胎骨、釉色，還是辨別哥窑與弟窑產品的開片、花紋，作者都以調查研究和實物為依據，而盡力避免臆斷，因而他所得出的推斷或結論往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圖錄部分由兩百六十多幅手繪圖構成，分屬於『開片』『花紋』『款式』三個門類。它是此書的有機組成部分，與文字內容為水乳交融的關係，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其意義不僅在於是對文字內容的補充，更在於一旦刪去圖錄，則全書的價值將減去一半。如果說，此書的文字內容將作者的推斷、識別、結論傳遞給了讀者，那麼，圖錄則將哥窑與弟窑產品的開片、花紋、款式形象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直觀而簡潔，便於理解和掌握。

此次點校，以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龍吟書屋本為底本。因無可比勘的版本，本人主要做了下列工作：一、以目前通行的標點規範對全書的標點作了統一，如將『典略』『天工開物』『陶說』『格古要論』『飲流齋說瓷』『博物要覽』等等，均加上書名號，又對原來引號與句號混亂之處加以糾正。二、改正了書中的錯字或訛字，像《自序》將『自己』錯成『自己』，第一章第一節將年代『九六〇』誤為『九〇六』，第二章第二節將『鱉裙』訛成『鱉裙』，第五節誤『五管瓶』為『五管瓶』，第三章將『萬曆』誤為『萬歷』。諸如此類，點校時均加以改正。三、對全書的異體字進行了規範，如將『餅』『盌』『盃』『刲』等等，對應統一為『瓶』『碗』『杯』『創』。四、將原置於『目次』前的《自序》改置在『目次』後。五、將『龍泉青瓷圖錄』中的手寫文字改排為印刷體，並根據底本所附的《龍泉青瓷圖錄勘誤》，調整誤置圖形的位置，刪去或注明誤繪的圖形及改正文字的筆誤。

自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前後，德國傳教士掘地發現古瓷，流傳國外，始引起各方注意，出現發掘古窑址之熱。民國時期，隨着出土青瓷不斷增加，逐漸形成古青瓷研究熱潮。特別是抗戰時期，由於浙江省政府和浙江大學部分學院遷到龍泉，大量官員、學者、商人對青瓷發生濃厚的興趣，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最重要的標志是出現了不少專門的著作。然而，由於歷史原因，大量著作並沒有及時發表和出版。時至今日，許多著作已無從尋找。《哥窑與弟窑》所附《參考書目錄》中注明『未出版』『未發表』的著作也大部分佚失，如錢叔青的《龍泉瓷窑之研討》、裘造時的《龍泉章窑》、吳文苑的《龍泉古瓷》、陳佐漢的《古歡室青瓷研究淺說》。這是學術傳承的一大缺憾。

徐淵若在《哥窑與弟窑》中多次提到陳佐漢對龍泉青瓷的見解，並在附錄二《參考書目錄》中說明此書的撰寫參考了陳佐漢的《龍泉青瓷彙觀錄》《古歡室青瓷研究淺說》。前者當是一本有關龍泉青瓷的圖錄，後者則是一本關於龍泉青瓷的文字著述。《哥窑與弟窑》在敘述中直接引用過《古歡室青瓷研究淺說》。而陳佐漢手繪的圖錄則由其兒子陳戰生保存下來。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戰生請當地文人林世榮修裱圖錄，林世榮題簽稱其為《古龍泉窑寶物圖錄》。一〇一二年由中國書店出版的《古龍泉青瓷文化探究——以民國紳士陳佐漢手稿為例》徑直以題簽命名手繪圖錄。以後人的題簽來稱呼前人的著述，並不妥當。相對來說，手繪圖錄更可能是《龍泉青瓷彙觀錄》的原稿或初稿，因而稱它為《龍泉青瓷彙觀錄》似乎更為妥貼。《龍泉青瓷圖錄》的繪制直接參考了《龍泉青瓷彙觀錄》的成果，這主要反映在第三門類「名器款式」中，但兩者存在着根本的區別。首先，前者分為開片、花紋、款式三大門類，每一大類中又分為若干小類，所有圖錄都是用以印證、補充文字論述的；後者所收全是青瓷完整器具，且沒有系統的分類。其次，前者純為圖示，除了名稱之外，沒有更多的說明文字，側重點在學術研究，後者則是說明文字與器具相得益彰，這些文字着重介紹了瓷器的年代、胎體、器足、釉色、釉片開裂、紋飾以及來源、市場價格，側重點在青瓷的商業價值。再次，已發現的古龍泉青瓷器形就這麼一些，無論是誰繪製圖錄，都不可能超越實物的範圍。而兩者說明文字均為手寫，手寫筆跡不同，繪圖者也自然不同，不存在抄襲的問題。此外，後者圖示中摻入個別仿古作品，這是古董商人慣用的手法。現將《龍泉青瓷彙觀錄》作為附錄三收入本書中，意在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文獻。

潘臣青也是《哥窑與弟窑》多次提到的一位青瓷爱好者和收藏者。潘臣青於一九三九年避亂到龍泉，擔任龍泉郵電局長。六七年間，他收集到龍泉古青瓷四百多件，是當時收藏最為豐富的人士。他於一九四七年回到杭州，收藏的青瓷已散失十分之二三，於是將藏品分類拍照，加以說明，並各賦一詩，這便是《龍泉青瓷詩》的由來。一九六三年，王一鳴在柳浪聞鶯茶室巧遇潘臣青，兩人成為忘年交。潘臣青不僅贈送給王一鳴幾件哥窑瓷器殘片，而且同意王一鳴全文鈔錄《龍泉青瓷詩》。而金志偉又從王一鳴手中獲得了手鈔本的復印件。承蒙金先生的厚愛，將復印件提供給本人整理。

《龍泉青瓷詩》鈔寫在普通筆記本上，筆記本頁碼標至『五十』，其中第一頁為『序』，第四十九頁為『論自重』，第五十記錄哥弟窑釉色，其餘四十七頁均為詩作，共錄詩九十首，而鈔錄者標明為八十五首，實際上內容重複者達十首之多。此外，詩中標明青瓷口、高、底、腹圍的長度單位均為厘米。此次整理，刪去了重複的十首詩，標明了詩題，而將其他說明文字作為注文處理。同時，改正了詩中個別訛字和誤字。雖然見不到實物照片，但詩歌所吟詠的器皿在本書附錄一和附錄三中基本都能找到。將詩歌與圖錄對讀，對總體把握龍泉青瓷的特徵不無益處。因而，本書將《龍泉青瓷詩》作為附錄四收入在內。限於學識，本人在整理時一定存在遺漏，敬請方家指正。同時，如有廣博君子見到當時的文獻，亦請明示。

江興祐

二〇一四年六月於杭州

自序

龍泉以寶劍、哥窑著稱。煉劍之法，自歐治子後，久已失傳。近坊間應市之品，徒具形式，已無復五采龍文之妙。哥窑秘制，雖亦隨章氏兄弟而俱亡，顧殘尊碎鉢，猶足供考古者之摩挲鑒賞。

余旅浙已垂十年，曾因公數出龍泉，雖耳聞有此瑰寶，顧以旅程匆促，未遑顧問。三十二年春來知縣事，暇與邑紳聚談修志，咸以爲哥窑於我國文化史上放一異彩，而邑乘所載，寥寥數則，殊未足贍考古者之渴望，似應另輯專章，以存文獻。余深贊是言，乃着手親炙瓷片，翻閱載籍，並與斯道之權威相往來。歷久所見者多，癖好亦隨之而益深。今秋督徵南鄉，道出琉田，既親歷窑址，復遍觀藏家珍品。歸乃有撰述成章為修志作一準備之意。

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午後乘暇與錢叔青、潘臣青、吳文苑諸氏同賞殘片，歸後意興甚高。是晚府中演劇示慶。當袍笏登場，笙歌盈耳之際，獨於衛齋伸紙吮毫，從事於第一章之寫作，至九時許，忽有墜機之事發生，自茲擾攘經旬，心力交瘁。然仍於夜深人靜，陸續走筆，至二十二日脫稿。復幾經修飾補充，其間因一言之得，一字之疑，與各方家或則一日之間，信使往還者數次；或則反復辨證，至夜闌燈燼不忍別；或則鳩首一室，屏絕賓客，廢餐事以之；務期斟酌損益，心安理得而後已。書成，友好恐其散佚，慇懃付梓。余以涉獵未廣，研鑽不深，雖應其請而終赧然不能心釋。

余以為研究哥弟窑最感困難者，要為過去文獻之不足，以及史料之未可盡信。於浩如煙海之冊籍中，幾費翻尋，始求得片言隻句；顧一經匯合而比較研究之，則又互相矛盾，莫衷一是。以言二章之時代：或指北宋，或指南宋。以言哥窑之精粗：或言南宋優於北宋；或言北宋而後，官哥均趨衰落。而古籍所載之釉色、紋片、式樣、坯胎，不語近鋪張，即事涉神秘，或更道聽途說，摭拾成文。舉例言之：有言哥窑為厚胎鐵骨；有言哥窑以薄胎為貴；或言弟窑色濃，哥窑色淡。隔靴搔癢，曾無是處。是蓋由上方珍品，寶貴甚至，非近御侍從、貴戚世族，未由展玩。若彼兔園寒士、山僻眊儒，罔覩靈威，莫窺禁臙，雖劬考古制，而物力既澀，聞見亦寡，對於哥窑製品及其產地等，初未有若何真切之調查研究，非轉載前人之說，即以耳代目。縱駟僕貴游，或略知鑒別，意有所會，又少筆之於書。以至後人之研究者，已無確實之史料可據。反不若今日學者，摩挲斷片，考證廢基，或可得與事實較近之真相。

次為發掘物之層出不窮，今人不敢遽下斷語。例如發掘之初，羣以弟窑或其他雜窑之開片者為哥窑。及後厚胎鐵骨發現，乃知哥窑弟窑之作品，截然不同，又嘵然以厚胎鐵骨為哥窑之典型，並證實二章治窑之地必在大窑。漸更於溪口發現薄胎鐵骨，說者乃開始致疑於窑基之所在地，並知鐵骨有厚薄之分，又紛然謂大窑專出厚胎，溪口專出薄胎。再後於溪口附近亦發現厚胎鐵骨之碎片，於是愕然知前說之未必盡然，轉而迷惘於兩地窑業之孰為先後。是以據發掘而引伸之推斷，今日以為是者，明日因新發現而成非。是以本書列論，是否殺青之日，即全盤為更新之事實所推翻，殊難臆斷。

余撰是書，意在將見聞所得，參證所知，組織成章，用備史館之採擇，兼供同好之參考。

所望海內賢達，能更作精深之研究，使此古代藝術，今後得發揚而光大之，則披荊之責，所
勿敢辭。嚙鳴之求，實有勿能自己者。

本書以哥窑弟窑為研究對象，命名之際，曾幾費躊躇。蓋稱處青則範圍過廣，稱龍泉青
瓷亦覺包括元明以後，均與本書範圍不合。至於琉田窑則專指哥窑，章窑或龍泉窑則專指弟
窑，對於一章作品，殊無一足以概括之名稱，最後始取今名。

書中立論，由錢叔青先生啟示特多，並承親為校讎。吳文苑、陳佐漢、金叔聞、蔡聚文
諸先生賜借貴重之參考資料。馬驥、王毅君、楊競秋諸先生代為繪圖。陳訓平、姜嘉榮、袁
錫瓚、陳春英諸先生代為謄正。尤以各專家未出版或未發表之作品，或則遠道郵贈，或則搜
尋見示。均所心感，附誌於此，用表謝忱。

徐淵若 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龍泉縣政府

目錄

前言	一
自序	一
第一章 概說	一
第一節 哥弟窑時期及所在地之探討	一
第二節 發掘之經過	五
第三節 哥弟窑之仿製	七
第四節 哥弟窑之鑑別	一一
第二章 哥弟窑之研究	一五
第一節 胎骨	一五
第二節 紬色	一八
第三節 開片	二五
第四節 花紋	二八
第五節 款式	三〇
第三章 隨筆	三七
附錄一 龍泉青瓷圖錄	五九
甲 開片	六一

乙 花紋.....六五

一 器邊形.....六五

二 邊緣圖案.....七〇

三 內外花紋.....七五

(一) 異形正面花.....七五

(二) 無名圖案.....一〇六

丙 款式.....一〇九

一 器口款式.....一〇九

二 器耳款式.....一二一

三 器足款式.....一二四

四 各器款式.....一三一

(一) 瓶类.....一三一

(二) 爐类.....一六〇

(三) 罐类.....一七七

(四) 洗类.....一八三

(五) 壺类.....一八六

(六) 盤類	一八八
(七) 杯類	一九〇
(八) 碗類	一九三
(九) 盆類	一九六
(十) 文具	一九七
(十一) 雜件寫生	二〇二
附錄二 參考書目錄	二〇九
附錄三 龍泉青瓷彙觀錄 陳佐漢繪	二二三
附錄四 龍泉青瓷詩 潘臣青著	二八五

第一章 概說

第一節 哥弟窑時期及所在地之探討

我國宋代名窑，為世所艷稱者有五，曰官、哥、汝、定、鈞，哥窑其一也。窑創自宋代，邑乘載生二章青器有云：「章姓，生二名，不知何時人。嘗主琉田窑，凡磁器之出於生二窑者，極其精瑩純粹，無瑕如美玉然。今人家亦鮮存者，或一瓶一鉢，動博數十金。厥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淺白斷紋，號百圾碎，亦冠絕當世。今人家藏者，尤為難得。世稱其兄之器曰哥哥窑，稱其弟之器曰生二章云。」又范炳華《典略》云：「哥窑久不知出處，志云不知何時人。」近閱《雲谷卧餘》一書：「南宋時龍泉有章姓者，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窑，而生一所製為佳，故以哥窑別之。哥窑多斷紋，今溫處珍之。」朱琰《陶說》謂：「宋哥窑本龍泉琉田窑，處州人章生一、生二兄弟於龍泉之窑，各主其一。生一以兄故，其所陶者曰哥窑。生二所陶者，仍龍泉之舊，曰龍泉窑。」又云：「柴窑之外，定、汝、官、哥，皆宋器也。流傳至今，惟哥窑質重耐藏，稍易得，定汝難於完璧。」又云：「龍泉窑土細質厚，色甚葱翠，妙者與官窑爭艷。」此章窑在宋無疑矣。惟章窑與官窑並貴，而定官製，自宣和正和間，至南渡後製法稍拙，章窑亦然。則章窑之在南宋時，似非確證也。宋應星《天工開物》稱：「浙江省處州麗水、龍泉兩邑，燒造過釉杯碗，青黑如漆，名曰處窑。宋時龍泉華琉山下，

有章氏造窑，出款貴重，古董行所謂哥窑器者即此。」觀此，諸家於哥弟窑之製於南宋（西曆一二二七至一二七九年）抑北宋（西曆九六〇到一二二七年）眾議紛紜，而於主窑之人為二章，燒窑之地為龍泉，建窑之時為兩宋，則已略無疑義。此外，諸書所載，大致從同。琉田（又名琉璃）在龍泉南鄉小梅鎮之大窑村，當時該地治瓷業不下四十餘家，而以章氏兄弟為傑出。生一所主者為琉田窑，因其為兄，又名哥窑。生二一所主者為龍泉窑，又稱弟窑，亦稱章窑。世俗總名之曰大窑。又復別哥窑曰前窑，弟窑曰後窑。兩者中又有所謂御窑者，即哥弟窑中精品，類皆進呈大內。蓋官窑為客貨之對稱，御窑為官窑之尤精者。御窑為至尊所御，官窑則妃嬪以下所用。相傳其妹工於繪事，在弟窑協助雕飾，頗稱工巧。或傳其妹亦另主一窑，有妹窑之稱。已無從稽考矣。

哥窑以鐵骨為貴，初僅於大窑村採掘得之，及後又在溪口墩頭間之瓦窑垟一帶發現。大窑村在查田南十五里，而溪口則在查田之北約五里許，故典籍所載之窑址，由於上述兩窑基之發現，頓成疑案。時人以溪口附近之八寶山（志稱馬鞍山）所產之泥，可製鐵骨，又因溪口附近發現古石磨，疑即當時碾粉製瓷所用，因之推斷哥窑窑址，當在溪口。此言雖不足徵，但精美之鐵骨作品，頗多出現於溪口一帶，則哥窑窑址在溪口之說，要亦言之成理。

吾人歸納各家之說，以及近人對於出土貨之推斷，關於章氏兄弟之時代及哥窑窑址，大概可類別為下列諸說：

一、關於二章之時代者：甲、二章生於北宋。理由及根據：（一）《典略》載：『章窑與官哥並貴，而定官製，自宣政間，南渡後製法稍拙，章窑亦然。』（二）《陶雅》載二章為

初宋時人乙、二章生於南宋。理由及根據：（一）《雲谷臥餘》載：『南宋時龍泉有章姓者，兄名生一，弟名生二。』（二）《飲流齋說瓷》載其友人所藏哥窑加彩之器，古氣盎然，不類後加者。又謂：至宋末而加彩興。則哥窑當在南宋。（三）陳佐漢氏曾見一哥窑角，上鐫『紹興三年』字樣，紹興為高宗南渡後年號。此兩說尚多疑問，因所謂哥窑加彩之器及哥窑角，不能斷定其為哥窑，抑係當時之仿哥，且該角並非鐵骨。宋末而加彩興之興字，既可作開始講，亦可作流行或興盛講。（四）傳說南渡後官窑不振，哥窑乃仿製而享盛名。且其時冠蓋雲集於江南，供應極繁，哥窑乃代興。此說亦未能信而有徵。據《中國陶瓷史》載：『北宋之瓷，坯胎稍厚，釉上現蠟淚及現胎骨。至大觀政和等時作品，則釉薄如紙，胎薄如蛋，聲如玉磬，且有胎和釉溶成難分之瓷。瓷器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云云。哥窑極品之作，似在北宋。

二、關於哥窑之地址者：甲、生一窑在大窑村，溪口所出者係另一個所造。理由及根據：（一）《陶說》載：『宋哥窑本龍泉琉田窑。』（二）《天工開物》載：『宋時龍泉華琉山下有章氏造窑。』（三）《五雜俎》載：『哥窑質重難藏，故易得。』似哥窑專指厚胎而言，厚胎鐵骨，以大窑所出為多。乙、溪口之窑，係生一所主。理由及根據：（一）《格古要論》載：『古龍泉青器，土脈細且薄。』似古人以質薄為龍泉青器特點之一。《中國陶瓷史》所刊哥窑雙耳碗，似亦係薄胎作品，適一反《五雜俎》之說，溪口出土貨，以薄胎哥窑較多。（二）邑乘僅載生一主琉田窑，並未指明生一窑址，則生一於相距僅二十華里左右之溪口，獨主一窑，說似可通。且弟窑又名章窑，似係繼承祖業之習稱，生一居長而未獲襲稱章窑者，可為遷地治窑之一旁證。此說似略較牽強。